



找记者 上壹点

A13-15

齐鲁晚报

2022年9月19日
星期一思
想
光
华文
字
魅
力

□ 美编：陈丽平
□ 编辑：向平

□ 许志杰

吾辈对地瓜记忆入脑，源自呱呱坠地及至青春年少、壮骨长肉的生命关键期，这位来自远方的尊贵客人，给予的几乎是无私的强力后援。我敢毫不客气地说，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绝大多数人的性命是与地瓜拴在一起的，没有地瓜，我们中的很多生命都会枯萎而难以生根发芽。

本人即是一例，最为难过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问时辰，贸然出世。母亲说家里东拼西凑备下吃的东西，可数的就是在铁路上工作的父亲有一个家在莱阳的伙计，慷慨捐助的一筐尚未熟透的梨。遗憾的是至今并不知道父亲这位家在莱阳的伙计姓甚名谁，欠下一个大大的人情。再就是借住在老家院里修建以我们村命名的王松火车站的伙房师傅，偷偷舀给的一瓢白面，据说这位师傅姓王，我就喊他一声王大爷吧，谢谢您。剩下便是充满了期待与希望的即将成熟的秋季庄稼，如玉米、大豆，最重要也最多的是那时候堪称国民食物的地瓜。说起来，亦是天助我也，到了秋天，地瓜比上年丰收，玉米和其他小批量种植的经济类作物也好于前两年。即便如此，待到给生产队交完公粮，剩下的按工分分配给各家各户的已没多少了。上有老下有小，母亲能吃到嘴里的东西恐怕就没多少了，还要依靠有限的食物转化为营养儿子的奶水，难为俺娘了。有些忘恩负义的是，儿子已经忘记母亲奶水的味道，真的。只听母亲说过一次，生我的那年她不过三十几岁，因饭食太差，常是饿得我“嗷嗷要哺”。影响了后来的身体结构，个子没长起来，还在两三岁时连续因感冒引起抽风，多亏我的(许)成功叔，硬是步行五公里把我扛到坊子的联合医院，转危为安。借此向成功叔鞠躬致谢。

有了地瓜才使包括我在内的千千万万个生命得以存活下去。我读大学时，班里同学的年龄结构也说明这一点，以1961年分界，之前两年人数极少，此后及至1963年成为生育高峰，班上十几个同学在这年出生，也是1979级入学的最小年龄。令我想不到的是，无论南方的福建、江西、江苏，还是长江、黄河以北的河南、山东、河北，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小时候真的是吃够了地瓜，可是没有地瓜就无以续命，因而必须感谢地瓜。让我长了很多见识的是，地瓜原来不只叫地瓜，南方同学多称红薯，也有叫番薯的，北方同学多数叫地瓜。其实，地瓜还有不少名字，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对此的解释相当笼统，如红薯为“甘薯的通称”。对“甘薯”的解释则是：“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蔓细长，匍匐地面。块根皮色发红或发白，肉黄色或白色，除供食用外，还可以制淀粉、糖和酒精。”“通称红薯或白薯、地瓜、红苕等。”

从一个读大学历史系学生的角度分析，地瓜名称繁多，形成的原因大概是其历史短暂，缺少传承有序的门第身份，没有得到有效的“恩准”，加上传入各地的手段、方式、时间不一，品种也有差别。目前比较认可的说法是，地瓜传入中国的时间在明朝中叶，是一位下南洋的福建籍人士，归国时偷偷将地瓜蔓子带了进来，开始在福建一带种植并取得成功，慢慢推广到各地去。因为地瓜引进是个人行为，没有官方认可的批文，各地的人们便根据自己对于地瓜形状的认识，随便叫了一个名字。山东人都叫地瓜，纯粹根据形状如瓜，产自地里，因而称之为地瓜，也很形象。还有一种说法是地瓜原产南美，传



【回味无穷】

只有远方没有诗 那是地瓜的老家

入南亚大陆，最早于唐朝时期由佛家人从印度将其带入南诏(云南大理一带)，由此推而广之。此说虽然提早了地瓜进入华夏平原腹地的时间维度，但缺少实证物件，不被多数人认可。

一把蔓子就能繁育种植地瓜，听起来有些传奇色彩，如果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大概无法理解那位福建籍人士的作为。这事我知道，地瓜属无根栽培植物，《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实际只说对了一半，编辑者缺乏明显的实践经验，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以本人浅显经历之所见，地瓜是一年生草本作物，在北方农村其整个繁育种植过程如下。第一步是留取当年上好的地瓜，作为第二年开春培育地瓜苗子的地瓜种。先将地瓜种存放在地窖，春分后分发到各家，在土炕上搭起一个育苗(瓜蔓)地场，借助于农村火炕的热量催生地瓜苗较快成长，这是第二步。接下来便是清明前栽地瓜，注意，这里用了栽地瓜的“栽”，而不是种。栽地瓜要先起地垄，在地垄上间隔十几厘米栽种一棵地瓜苗，浇水。春天干燥，如无雨，过几天便需再浇一到两遍水，直至地瓜蔓子生根发芽，进入正常发育期。成长过程中还要翻地瓜蔓子，不让地瓜蔓子扎根发芽，“强取豪夺”地瓜的营养。土里的地瓜开始慢慢生成、长大，经历一个夏天的发势，临近秋末就是出地瓜的时候。这一茬儿地瓜因为是春种秋收，叫春地瓜，还有小麦收了之后种植的地瓜，被称为夏地瓜。栽夏地瓜的时候，只要折一段春地瓜的蔓子，栽到地里就行了。夏天雨水丰沛，无需更多人工管理，散养即是。

春、夏两种地瓜的品质不一样，前者生长期贯穿三个季节，涵养大自然的各营养成分就多，后者生于夏，收于秋，未及展开就已枯萎。因而，春地瓜多用来晒地瓜干，淀粉含量高，食用时磨成粉蒸窝头以及各种地瓜制品，如粉皮、粉条，以及瓜干酒，都有较高的产量。我老家有名的坊子白干，就是地瓜干制品，至今仍为老一代酒友怀念。夏地瓜一般都存放于地窖，分时煮着吃，水分大，口感清淡，但不撑时候，吃过一会儿就饿了，吃多了会打嗝、烧心。地瓜蔓子晒干，作为牲口的过冬饲料，应是美味。

任何时期，一种新的作物有可能让粮食供应产生革命性变化，与战争一样决定人口的增减。据史料显示，明朝初年的人口在六千万左右，虽然历经明末到清初的王朝更替，人口急剧下降，清初只有一千九百万，但因为地瓜等农作物种植面积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暴增，到了康熙中期竟达到创纪录的一亿人，一百年后竟高达三亿多人。人口增量首先取决于社会相对稳定，另一个就是有吃的东西了。清王朝前百年，疆域扩大，各种农作物交融移栽，南北通透，麦子、玉米、稻谷，遍地种植成功，进入丰盈的自给自足发展期。跨越时空500年，到了我出生的那个时代，地瓜丰收依旧是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只有远方，那是地瓜的老家，没有诗，我们欠地瓜一个崇高礼仪。回望地瓜进入中国的艰难历程，那位福建籍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将其带入国内，如被发现，将会被闭关锁国的明王朝满门抄斩。此人有大义凛然，赴汤蹈火的英雄气概，应该建一座雕像与地瓜一起被永久纪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心安理得，接着受用地瓜带给华夏民族的生命之味。又近出地瓜、吃地瓜的时节，撰此小文，以谢地瓜不弃之恩。

【城市地理】

五莲觅东坡

□ 彭文斌

五莲是绿色的瀚海，也是石峰的部落。那种绿，是海风和泥土共同哺育出来的；那些峰，是凝固的阳光、破土的竹笋，是天地丹青大师淋漓绘就的彩卷、精心摆列的画屏。

我没有想到，五莲县的山山水水曾经隶属于一个古老的州府，它叫密州。我更没有想到，从九仙山开始，绿野芳踪、诗词掌故，总是离不开一个人的身影，他叫苏轼。

那是大宋的熙宁七年(1074年)，不过三十七岁的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太守，在这片秀丽的山川间呆了两年惬意时光。当时的密州，相当于今日山东的诸城、五莲、安丘、胶南等地。逍遥的日子里，东坡先生没有忘记庙堂之忧：“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江城子·密州出猎》)由于跟王安石政见不一，苏轼被迫外放，流徙辗转于各地，诗词文章和琴棋书画在风雨中长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兼具奇、秀、险、怪、幽、旷、奥七大特色的九仙山，自然成为苏轼安放身心的不二选择。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是追梦人永远的知音。苏轼乐此不疲地登临九仙山，俯仰天地，驰骋情怀，几近物我两忘。这一日，时任浙江乐清县令的好友周邠寄来一卷《雁荡山图》，苏轼欣赏之后，写下了《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二首》，其中有诗句称：“二华行观雄陝右，九仙今已压京东。”有意思的是，大约还不尽兴，他还写了一行自注：“九仙在东武，奇秀不减雁荡也。”

奇秀的九仙山在午后以满山稠密的阳光和葱茏将我融入为山的一部分。我与抱接峰对视，看到金色、绿色汹涌，如同黄海的波涛托举着万千船只。风景依旧是千年前的模样，东坡先生却不再向我现出真身，他只在历史的罅隙间吟哦：“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

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雨雨散，今夜里，月婵娟。”

九仙山的石头，是海的遗腹子，有着海的韧性和绵性，刚柔相济，严宽兼有。这岂不正是“一蓑烟雨任平生”背后东坡先生的真实写照？九仙山成为苏轼念念不忘的地名，他挥毫写着“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飞埃”。他在九仙山白鹤楼写下“留月”二字，被刻于一块卧石之上。在那个皓月当空的中秋夜，先生思念在齐州为官的弟弟苏辙，怀念九泉之下的亡妻，吟咏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密州的光阴仿佛九仙山的泉溪，淙淙不绝。只是，又有几人知晓豪迈洒脱的先生，其实也需要时间手掌温情的抚摸？

峰下林木郁绿，不尽山泉照影。我坐在清风树荫里，不觉暑热，倒是有一种超然化外的感觉。我忽然想起，在杭州西面也有一座九仙山，东坡先生曾经在《陌上花三首》中提到，游览此地时，听闻儿歌唱陌上花，从中受到启迪，写出了“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的千古佳句。这齐鲁大地上的九仙山，注定也要因为一个人而走进中国文化的圣殿殿堂。看来，文化的力量，是何等绝妙。

漫山行走，漫山寻觅，漫山是先生的精神和魂魄。我干脆哪儿也不去，守在板栗树下的山溪边，静静等待。也许，时间会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制造一个与先生劈面相遇的机会。

载着薄暮，出九仙山，转入五莲山间，这蜿蜒的七彩路上，依然是绿色瀚海和突崛的奇峰主宰着大地。我没有眼福俯瞰其主峰恍若五朵莲花盛开的壮观景象，但飘浮于云雾里的叠嶂群峰，足以令我忘归。

确切地说，在苏轼时代，还没有五莲山一说，明代万历年间，这片十三平方公里的山水才被赐为此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现在的五莲山，在北宋时期被泛指为“九仙山”。自然，五莲山承继着九仙山的因子，二者如同姊妹花，

向人间捧出珍藏的江山图，美目盼兮，巧笑倩兮。清朝侍读大学士翁正春对五莲山情有独钟，将其与泰山、崂山相提并论，称：“岱以崇隆显，崂以幽邃显，莲以峭削海。”

曲径通幽处，藏着一座古刹，这便是明神宗敕建的护国万寿光明寺，它是山东省唯一的一座皇家寺院。清风徐来，云卷云舒。我伫立于“光明泉”边，但见翡翠吐珠，清冽不减当年。据考证，光明泉开凿于唐朝初年，也就是说，泉水也曾经与东坡先生有过邂逅。山霭仿佛看不见的海水漫延过来，化为我身上的斗篷，是的，我觉得自己忽然间有了一种古风，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没有东坡先生的才气豪情，可我也有深情，愿意在五莲山中寂然老去。

穿行于石头和石峰之间的感觉真是奇妙，我甚至觉得，每一块石头、每一座石峰都被点化成成人，我们正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东坡先生也双手抱胸，笑吟吟地看着我们，看着这一片河山。天竺峰、望海峰、白鹤峰、五莲峰、大悲峰，诸峰环列，状若一轮满月，而我，正踟蹰于月轮中心。不寻嫦娥，不等桂花酒，只觅那个被无数人追捧的东坡先生。

九仙山和五莲山应该记得，苏轼受命赴任密州之初，春旱、蝗灾、兵患袭扰着这个山海之间的边鄙之地，他不愿尸位素餐，慨然为民请愿，向朝廷如实呈报黎民疾苦，带领民众抗旱救灾，节衣缩食扶危济困，收养救助孤儿，兴修水渠，消灭蝗虫，平定匪患，殚精竭虑，夙夜在公，终于带领密州百姓渡过难关，终于赢得一州民心。到一地，必然让绿树婆娑成荫；到一地，必然让文化气象云蒸霞蔚。山，当如五莲县的山这般秀美可爱；人，当活成苏轼那样率性可爱。

暮色乘着云雾的风擎而来，将偌大的五莲山布置成仙境。隐约有个声音从谷壑间飘起：“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东坡先生，被五莲大地的群山记住的感觉，真好。